

英国高校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及其启示

戴运财, 佟 倩

(浙江传媒学院 英国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1222)

摘要: 以 QS 排名、地域分布及学科代表性为基准, 选择英国 6 所知名高校作为研究对象, 采用案例研究和文本分析法调查分析了英国高校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模式。研究发现, 英国高校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方面具有多维度、立体化的培养模式和系统性闭环式的培养路径两大特点。基于这一发现, 提出对中国高校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 4 点启示。研究旨在为我国跨文化交际教育的理论建构和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并为中国特色跨文化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提供实践路径。

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能力; 英国高校; 培养模式; 文化自信; 教育比较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6)04-0355-09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51212708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Ability Cultivation in British Universit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Dai Yuncai, Tong Qian

(Centre for UK Studie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Zhejiang, Hangzhou 311222, China)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takes six renowned British universities as research objects according to their QS ranking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disciplinary representativeness, and examines their model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cultivation by case study and text-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British universities have two major characteristics in cultivat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a multi-dimensional cultivation model and a systematic closed-loop cultivation path. Therefore, four implications are proposed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cultiva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findings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pedagogical reform in China's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and offer practical pathways for building a distinctive Chinese system for cultivating intercultural talents.

Keywor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British universities; cultivation model; cultural confidence; educational comparison

随着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日渐频繁, 以及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 我国与沿线拥有多元宗教、语言、文化和习俗的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广泛合作, 对跨文

化交际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进一步凸显了培养既精通专业知识和技能, 具备较高水平的语言能力, 又深谙跨文化交际的复合型人才的紧迫性。英国作为高等教育历史悠久且国际化程度深

收稿日期: 2025-12-12

第一作者: 戴运财, 男, 教授。研究方向: 区域国别学、应用语言学。E-mail: 20180022@cuz.edu.cn

厚的国家,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其开放的教育理念、多元的文化环境以及悠久的国际化办学历史,使其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相比之下,我国高校的跨文化教育体系仍在发展中,尚有很大提升空间^[1]。因此,对英国高校培养模式的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内在规律,为构建更为系统、科学的跨文化交际教育理论提供新的视角和依据,而且能为我国高校优化课程体系、加强国际合作、完善评估机制提供实践经验。

一、文献综述

(一) 核心概念界定及选择

为明确研究边界并理清相关概念,本研究首先对“跨文化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e)、跨文化交际能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①及“跨文化传播能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进行界定。关于“跨文化能力”,本领域的学者及高等教育管理者大多数都认为其是一个涵盖知识、技能、态度、内部转化和外部行为的综合性概念,表现为多元文化环境中个体有效互动与适应的整体素养^[2]。“跨文化交际能力”侧重于跨文化人际与群体互动中所需的具体能力,强调在具体情境中进行有效、得体互动的语言使用、文化理解与行为调节能力^[3]。这一概念更多地应用于外语教育及国际交流等领域。“跨文化传播能力”侧重于进行宏观文化符号交流与意义共建,其不只关注沟通的顺畅与得体,同时在深刻认知文化差异的基础上,通过情感、认知与行为的综合作用,创造共享意义、塑造关系并实现有效影响,最终指向更深层的理解与连接^[4-5]。

在我国学术语境中,这3个概念常常交叉使用,只是侧重点不同。“跨文化能力”强调综合素质;“跨文化交际能力”强调人际或个体与群体的互动;“跨文化传播能力”更关注文化系统间的传播和互动。近年来,国内跨文化教育领域在术语使用上呈现出从“跨文化交际能力”向更具综合性的“跨文化能力”发展的趋势,比如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办的“外教社杯全国高校学生跨

文化能力大赛”。这反映了学界与教育界对跨文化综合能力培养的关注。本研究因聚焦高等教育中的人际互动与文化理解培养,且研究对象英国高校的相关项目多采用“跨文化交际能力”这一术语,其相关课程更多地置于语言、教育等框架下,同时考虑到本文的研究重点和研究对象国的历史沿革,故仍沿用“跨文化交际能力”这一术语及其概念内涵,指个体在跨文化语境中进行有效、恰当沟通所需的知识、技能与态度^[3],以保持与研究对象的术语一致性。

(二) 英国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发展历程及影响

英国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以下3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萌芽阶段(20世纪60至80年代)。二战之后,欧洲国家的移民潮带来了语言和社会融合的问题,这造就了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核心始终与语言教学紧密结合^[6]。20世纪60年代起,欧洲委员会成员国所设立的语言项目皆是以交际为导向的语言学习项目,明确将“交际”与“语言学习”结合起来^[7]。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学者Michael Byram提出语言教学框架,最早将“文化”与“语言教学”结合。受Byram的启发,众多学者纷纷投入文化教学这一新领域^[3,8]。

第二阶段为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20世纪90年代中期,Byram等通过泰晤士河谷民族志项目将人类学方法引入语言学习课程,挑战了以母语者为标杆的传统范式,强调了跨文化语言学习者的“文化协调者”身份,使跨文化人从被动转向主动^[9]。1997年,Byram教授提出一个由态度、知识、解读与关联技能、探索与互动技能、教育等五部分构成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型。该模型将语言交际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结合起来,为外语教学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并对TESOL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进一步促进了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发展。该模

①英文术语使用方面,国外及国内跨文化交际学界权威学者如Byram(1997)、文秋芳(1999)、许力生(2000)等均使用“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指称跨文化交际能力。本研究沿用这一英文术语,以区别于传播学领域常用的“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型随后被纳入《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8],并在全球范围内被用于指导课程、教学与评估。

第三阶段是成熟与多元化阶段(2010年至今)。全球化格局推动了跨文化交际能力领域的理论整合,英国学者与国际学界广泛对话。例如,英国学者 Jane Jackson 主编的《劳特利奇语言与跨文化交际手册》(2012)除了收录英国学者的研究论文外,还收录了来自美国、塞浦路斯、芬兰、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以及来自中国北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英国跨文化交际能力领域涌现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权威期刊。其中,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LAIC) 作为语言与跨文化交流交叉研究的顶刊,聚焦语言与跨文化交际的互动关系,尤其关注外语教育中的跨文化视角和批判性理解^[10];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ICR) 是世界传播学会(the World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会刊,致力于文化与传播的互动研究,包含了跨文化能力、文化适应、跨文化冲突等主题^[11];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JMMD) 关注语言社会学、语言政策、文化政治及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身份与认同等宏观议题^[12]; *Language, Culture and Curriculum* (LANG CULT CURRIC) 聚焦教育场景,研究语言、文化与课程三者的关系,涵盖了跨文化能力培养、课程开发、教学方法、教师培训等议题^[13];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JICC) 专注跨文化能力模型、培养与评估研究^[1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IJIR) 则专注移民文化适应、群际关系、跨文化评估等,强调理论与社会应用的结合^[15]。这些期刊见证了英国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从理论探索到实践总结,从学科建构到国际对话的持续发展。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文化交际正式成为一个研究领域之后,英国高校也开发出以跨文化交际命名的课程。国际学生增加和本土学生的多元背景加速了英国高校国际化程度的提升,为跨文化交际培养提供了现实土壤,体现了迫切需求^[9]。

(三) 中国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发展与不足

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历经40余年的引介、探索与创新,已经形成了较为清晰的学科发展路径与理论积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研究以引介与探索为主,研究大多聚焦

于语言和文化差异的对比分析,有少量讨论文化内涵、非言语交际的研究,同时国内少数高校尝试开设相关课程^[16]。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的发展重点是建立学科体系和促进理论建设。1995年,我国的“第一届跨文化交际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成立“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2019年更名为“跨文化交流研究委员会”),标志着该学科进入规范化、制度化发展轨道^[16]。在此阶段,众多国内学者对该领域的核心概念、构成要素及运作机制进行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索。例如:林大津等将道德因素纳入跨文化交际能力构成,突破了西方理论的局限;戴晓东从不同维度构建了跨文化能力模型^[17]。2009年《跨文化交际研究》创刊,为学术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2010年后,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全面发展,呈现多元整合与创新态势^[17]。

尽管我国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相关理论与实践应用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系统性人才培养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具体体现在:(1)我国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缺乏完善的学科体系支撑,具体到教学要求、内容、方法、评估等方面缺乏科学的描述和界定;(2)外语教师对跨文化研究和教学认识不足;(3)跨文化外语教育的价值仍未得到足够重视,教学实践无序化,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18]。鉴于此,本研究将聚焦跨文化人才培养体系更为成熟的英国高校,通过系统考察其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体系及模式,总结其成功的经验,以期为我国在该领域人才培养方面提供借鉴与启示。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1) 英国高校跨文化课程设置具有什么特点?

(2) 英国高校跨文化人才培养方案在课程结构与学分制、教学形式及课业任务,以及评估体系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3) 英国高校跨文化人才培养模式呈现哪些特点?

(4) 以上对中国高校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有什么启示?

二、研究方法

(一) 研究对象及其选择标准

本研究以英国6所知名高校的跨文化交际项

目作为研究对象,这些学校分别为: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爱丁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曼彻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谢菲尔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对这6所高校的选择基于这些高校的QS排名、地域分布及学科代表性。根据最新QS排名(2026),6所大学皆进入了QS排名前100,说明这些高校不管是从学术、教学,还是从国际化程度方面,都具有可被借鉴的价值。从地域分布考量,这6所大学覆盖了英格兰、苏格兰的典型院校,且包括了都市型大学和非都市型大学。从学科代表性来看:首先,6所大学中有5所属于罗素集团成员校,杜伦大学虽不在列,但其综合实力也不输于这些成员校;其次,这些高校在英国高等教育史上均具有类别代表性。从专业设置看,这6所大学都设有跨文化交际的硕士项目,其中UCL还同时设有本科项目。

(二) 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中的案例研究与文本分析法,以英国6所高校为案例,首先通过系统检索其官方网站,全面收集与“跨文化交际”相关的教育项目介绍、课程大纲、评估方案等公开文本资料,然后采用文本分析法,详细分析其培养目标、课程结构、教学方法和评估机制4个核心维度。通过对文本信息进行编码、分析和归纳,以及对多个高校的案例进行系统性、可重复的横向比较,提炼出共性与个性化的差别特征,进而揭示英国高校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规律性特点。

三、研究结果与讨论

(一) 英国高校跨文化课程设置的的特点分析

1. 课程设置的共性特点

英国的这6所高校在跨文化交际课程设置上具有明显的共性特征。首先,从学习阶段来看,除了UCL一所高校外,其他学校都将跨文化交际项目与课程置于研究生学习阶段,而非本科阶段。这与英国学者Jane Woodin的研究发现相吻合^[9]。其次,从课程的教学理念上看,大部分院校都在

其教学目标中强调了培养学生的“文化批判意识”。“文化批判意识”是一种基于明确标准,对自身及其他文化和国家的观点、实践和成果进行批判性评估的意识^[3]。在教学实践中,UCL明确提出该专业课程为学生提供跨文化交际领域最前沿的批判性视角,以增强他们的批判性跨文化意识和交际能力^[19];杜伦大学指出,其“跨文化交际与教育”项目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在全球化背景下对教育与交际的批判性理解^[20]。

这些共性特征共同指向英国高校将跨文化交际能力视为一种高阶的、反思性的专业素养,而非基础的通用技能,这构成了其精英化、专业化培养模式的底层逻辑。

2. 课程设置的个性化特点

6所高校在跨文化交际课程设置上也体现了显著的个性化差异。

首先,在院系的归属上,各高校将跨文化交际人才培养项目建立在自身强势学科的支撑体系之上,故归属于不同的学院或系部。爱丁堡大学的“语言与跨文化交际”项目开设在莫雷教育与体育学院的语言教育研究中心^[21];UCL的“跨文化交际”项目归属于教育学院下的文化、传播与媒体系^[19];杜伦大学的“跨文化交际与教育”项目归属于教育学院^[19];曼彻斯特大学则开设在艺术、语言与文化学院^[22]。这种院系归属的差异,其深层根源在于各校的学科积淀和资源整合策略的差异。例如,爱丁堡大学和杜伦大学将项目置于教育学院,紧密依托其长期在教师教育、应用语言学领域的权威地位,旨在培养精通跨文化理论的教育实践者和研究者。UCL将项目设于“文化、传播与媒体”,精准地反映了其课程内容的跨学科性研究倾向。

其次,教学目标存在个性化的差异。爱丁堡大学的“语言与跨文化交际”项目旨在为学生提供基于教学法且注重实践的相关问题的理解^[21];华威大学的“商务与职业跨文化交际”项目的教学目标是为学生提供广泛且深入的知识与技能,使其能够专注于与商务从业者相关的跨文化交际^[23]。

再次,学生的职业导向不同。UCL的“跨文化交际”项目在其毕业生就业领域描述中包含国际学校、非政府组织、国际发展机构、国际商业企业、传播行业、咨询行业等^[19]。爱丁堡大学则

明确地指出,其毕业生就业于全球跨文化语言教育与研究的各领域,包括语言与跨文化交际教学、语言教师培训、语言与跨文化交际发展的研究等^[21]。华威大学的“商务与职业跨文化交际”项目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主要与商业相关,如管理顾问、品牌推广、业务分析师、金融项目管理等^[23]。

教学与职业导向的差异,体现了英国高等教育对社会需求精细化的回应能力。爱丁堡大学培养的语言及跨文化教育从业者,是对全球化背景下高素质语言及跨文化人才缺口的直接回应;华威大学与企业紧密联系,共同培养“商务从业者”,契合了市场与社会对跨文化商务沟通专才的迫切需求。这些差异表明,英国高校的跨文化教育并非同一模式,而是形成了基于市场需求细分、结合学校特色的培养格局。

综合来看,英国高校跨文化交际课程设置具有同源异构的内核。其个性化特征是高校发展历史、学科结构、优势特色、社会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等多重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这种状态使英国的跨文化教育既能保持整体的高质量,又能满足社会对人才多样化、精细化的需求,形成了其独特的核心竞争力。

(二) 英国高校跨文化人才培养方案分析

1. 分模块的课程结构与学分制

英国高校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课程通常由三大部分组成:必修课程、选修课程以及学位论文。三位一体的组合有助于学生在掌握该学科必备知识的基础上,发挥学习主动性,发掘个人爱好,有利于他们找到职业方向,但必修、选修、学位论文三大模块的比重和课程组合还是存在一些差异。例如:UCL该项目全日制学生180学分由一个必修模块(30学分)、三个选修模块(90学分)和一篇研究性学位论文(60学分)组成^[19];谢菲尔德大学180学分则由必修模块(75学分)、选修模块(45学分)和学位论文(60学分)构成^[24]。再如:UCL的必修模块包括“跨文化交际:概念、理论与问题”这样的基础课程,选修模块包含“多元世界背景下的英语”“语言与身份”等课程^[19];华威大学的课程则具有明显的商业特色,其必修模块不但包含了跨文化交际的基础课程,还有“领导力、团队合作与文化”这样的特色课程^[23]。

2. 多样化的教学形式及课业任务

6所英国高校跨文化交际课程的教学模式和课业任务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教学形式与课业任务总体呈现多样化。这些高校普遍摒弃了传统的教师授课、学生听课的教学模式,授课教师往往采用讲座、学生展示、研讨会、工作坊、结对或小组工作、一对一咨询等多种授课形式,班级规模也根据课程需要而不同。例如:华威大学的班级规模根据模块类型和教学环节来设定,从约10名学生到约80名学生不等;学生的课业任务除了完成书面课程作业,还有一些口头汇报、小论文以及一些项目任务^[23]。二是教学形式和课业任务要求教师和学生发挥自主性。例如:在华威大学的教学周中,80%为教学接触时间,而剩下的20%则要求学生自主完成与模块相关的阅读、课外作业或其他项目内容^[23]。

3. 多元化的评估体系

6所英国高校的跨文化交际项目与课程普遍采用了较为灵活和多元的评估机制。谢菲尔德大学的“跨文化交际”硕士项目对评估手段有明确的界定:形成性评估与总结性评估相结合^[24]。形成性评估监控整个学习过程,提供及时反馈,有利于教师及时改进教学;总结性评估是为了方便教师评价学习成果,衡量最终达成目标的程度。谢菲尔德大学还明确规定了通过学生评价、学位结构和内容的监控与审查以及外部考官的意见来保证对课程质量的评估^[24]。

形成性评估与总结性评估相结合的项目设计,构建了一个持续反馈、促进能力发展、动态调整的学习生态系统。这种设计理念深刻回应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本质——它并非静态知识的集合,而是一种在持续实践、互动与反思中不断生成和发展的动态素养。

(三) 英国高校跨文化交际培养模式分析

1. 多维度立体化的培养方式

英国高校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多维度立体架构通过多学科交叉、必修和选修相结合、理论与实践并重三方面体现。首先,多学科交叉融合,

这一设计打破了单一学科的壁垒,形成了跨领域融合的知识网络。例如,杜伦大学的“跨文化、国际与比较教育”教学团队汇聚了多领域的专家,专注于跨文化、跨国家、多学科和多语言研究。这种跨学科模式有助于学生从不同视角和学科来理解文化差异,避免单一学科视角的局限。

其次,在课程结构上,采用了必修与选修相结合,并给予选修课较高的重视度。例如,华威大学和爱丁堡大学各自提供5门核心必修课程,以及分别10门和13门选修课程^[21,23]。这样的设置无疑向学生传达一种信息:鼓励根据自己的兴趣深入探索专业领域内容,同时有利于自身个性化的发展,形成“基础+专长”的知识体系。

第三,理论学习与实践并重。英国高校的跨文化交际项目都非常重视实践,努力创造各种环境,帮助学生提升在实践中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例如,华威大学的“商务与职业跨文化交际”理学硕士明确指出,该项目会以一项实证研究结束,借此帮助学生将所学付诸实践,更进一步磨炼他们进行系统研究的实践技能^[23]。

2. 系统性闭环式的培养路径

英国高校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为我们展现了系统性的培养路径,形成“课程—实践—职业”的闭环。必修课和选修课组合不仅为学生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拓宽了学生的学术视野,为跨学科的研究路径提供知识基础;学术论文与课程结合为知识整合、拓展、衍生、应用提供了平台。此外,跨文化交际项目还注重知识与职业衔接,并建立了长效的支持机制。不仅如此,英国高校通过一些课程外的辅助项目,打破课堂教学的限制,形成课内外相结合的全校性跨文化学习生态环境。例如,杜伦大学的图宾根虚拟跨文化项目是一项为期10周的免费在线项目,该项目为学生提供可持续发展、政治学、跨文化交际、语言、身份、文化等方面的课程,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就当下重要话题开展讨论,有效地促进了跨文化交流^[25]。

四、对中国高校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启示

英国作为跨文化交际教育领域的先行者,其

培养理念、模式和方法有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同时,我们也要在学习借鉴的过程中保持批判性思维,立足于中国国情,做到“洋为中用、以我为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学术体系和培养体系。

(一) 借鉴英国体系,构建本、硕、博一体化培养体系

英国经验显示,将跨文化交际作为独立且明确的研究方向纳入研究生教育体系,是培养跨文化交际专业人才的关键之一。与之对照,我国教育部发布的本科及研究生教育专业目录里尚无独立的“跨文化交际”专业。因此,我国应着力构建本、硕、博一体化培养体系,从广度与深度双向推进跨文化交际人才培养。

在本科教育层面,应广泛设立相关的通识课程、微专业或辅修课程。当前,大多数非传播类专业或语言类专业的大学生对跨文化概念的理解比较有限,很多停留在《大学英语》课上对教学内容文化补充,而这些文化补充又往往是文化习俗、传统、历史等具体的跨文化知识,以及一些零星的跨文化交际技巧^[26]。本科阶段的跨文化交际相关的通识课、微专业或辅修课能为学生提供启蒙与系统入门的机会,从而夯实人才培养的基础。

在研究生教育层面,应加强跨文化交际硕士、博士人才培养,开设专门的跨文化交际专业,系统讲述跨文化交际的理论、方法和应用,保障我国在跨文化交际领域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中保持可持续发展。例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2007年就在其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博士学位下开设比较文化研究二级博士点^[27];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英语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自2010年起,设立跨文化交际研究博士方向。跨文化交际的本、硕、博人才培养贯通,既能有效衔接知识体系,促进人才培养的连贯性,又能满足不同层次人才培养的需要,服务社会需求的多样化。

(二) 立足中国国情,构建以文化自信和文化平等为核心的培养内容

中国的跨文化交际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要立足于中国国情,以中国文化的传承、发展与传播为核心。国际上跨文化交际知识体系的构建和英

国高校的跨文化交际培养模式具有“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在这种视角下,对东方文化的研究往往是“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28]⁴。因此,中国语境下的跨文化交际人才培养绝不能生搬硬套英国的模式,而应构建中国视角下的知识内容体系。

首先,要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跨文化交际不是单向的文化适应,而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双向交流,在培养学生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也要培养学生的文化主体意识。西方学者发展跨文化交际理论大多采用客位视角,但这种站在科学的文化普遍性立场上对东方文化的解读往往带有文化偏见^[17]。因此,中国语境下的跨文化能力培养应强调主位视角,引导学生在中国文化主体基础上进行平等对话。

其次,要注重从比较视角出发的中外跨文化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交流促使原本离散的体系融合成混合新形态,这是文化的动态变化与开放性特征^[29]。这种发展变化为跨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方法和科学解释。其中,比较视角的研究在过去的研究中对全球化背景下的精准国际传播研究等提供了学理支撑^[18],有利于学生突破认知局限,批判性地看待文化差异及其所揭示的人类沟通的普遍规律和价值取向的不同维度,避免文化优劣论,从而认识到自身文化的不可替代性。

再次,要关注多元文化视角下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文化是凝聚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灵魂,对文化的理解有利于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并促进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明交流和合作。然而,当代大多建立在西方理论经验的基础上的跨文化交际理论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特点关注不足,这种研究的不平衡性并不利于我国跨文化交际学科的发展。因此,中国高校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建设为目标,更多地关注和开发符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特点的内容,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合作。这将丰富跨文化交际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案例,使跨文化交际研究真正建立在平等和均衡的基础上,同时符合国家战略需求。

(三) 打破专业壁垒, 构建跨学科的多维立体培养模式

首先,强化学科之间的融合,优化高校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体系。这与打破学科专业壁垒,体现综合性、跨学科性和融通性的新文科建设的路径一致^[18]。跨文化交际本质上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涉及语言学、传播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国内大多数跨文化交际项目和课程由传播学院(系)或语言学院(系)开设,然而,将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局限于传播学科和语言学科不利于跨学科的交叉融合。为此,我们应考虑打破专业壁垒和学科障碍,组建跨学科、跨专业的跨文化交际教学团队,开发和整合基于跨学科的多视角下的课程内容体系。

其次,构建“专业+跨文化”的培养模式,探索跨学科的多元立体培养模式。其实现路径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通识课程的普及路径,即在公共课中系统融入跨文化交际模块,如浙江传媒学院在《大学英语》中开设《跨文化传播英语》模块,旨在提升学生的跨文化意识;二是微专业或辅修课程路径,即通过辅修形式为学生提供系统性的跨文化知识,如兰州大学通过开设“跨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传播”微专业,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专业知识和中国文化传播能力的跨学科、复合型和应用型人才^[30];三是“专业+跨文化”融合课程路径,即将跨文化的内容深度嵌入各专业的知识脉络,培养复合型人才,如北京外国语大学构建了“多语种、跨学科、跨文化”的融合课程体系,通过搭建包括“语言、翻译与跨文化传播”在内的六大通识模块和十个学科方向模块,从机制上保障了跨文化内容与各专业的融合。

(四) 创新教学方法和评估手段, 构建以实践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

英国高校跨文化交际项目采用多元的教学方式和评估手段,这一点尤其值得借鉴。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最终目的是在真实的文化场景中灵活、有效地进行交流、互动,可尝试采用“课堂学习+课后练习+实验实训+岗位实习+国际游学”这种“五位一体”的形式,通过利用多渠道、跨课堂、新技术的实践,增强学习者解决跨文化问题的实际操作能力。例如,黑龙江大学利用虚拟

仿真技术建立了“跨文化商务交际沉浸式虚拟仿真实验室”，通过人机互动，全面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沟通应用能力^[31]。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需要评估手段的配合。为此，我国高校跨文化交际课程的评估体系需要立足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构建多元化和动态化的评估框架。首先，评估体系的构建需要立足于本土文化。西方跨文化能力理论往往轻视情感和道德因素，忽视甚至负面评价一些东方文化倡导的品质。因此，我国高校的跨文化交际课程评估体系需立足东方文化特征，避免生搬硬套西方的评估工具，做到客观地评价中国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17]。其次，构建兼顾多元因素的评估体系。形成性评估与总结性评估相结合、定性与定量评估相结合、自评与他评相结合的方法比只用单一的评估方法更能客观衡量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因此，作为评估者的教师，应结合课程内容的侧重点、授课方式的不同、学生差异、评估目的需求等因素，来决定具体评估手段的使用，如笔试、场景模拟、反思日志、档案袋记录、案例分析、项目报告等。最后，建立动态化的评估机制，实现“评—改—建”一体化的评估体系。例如，教师可通过课堂观察、测试和反思日志、项目报告等来了解和记录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变化，及时反馈学习效果，不断完善动态评估机制。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6所英国高校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体系的文本内容分析，梳理了其在课程设置、培养方案与培养模式方面的特征，并为我国跨文化交际人才的培育提出4点启示。此外，本基于比较教育研究的“描述—分析—启示”模式，为中国高校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改革和实践提出了可操作性的建议。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一是研究样本偏少；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未能探索教学实践与学生能力发展的动态过程。未来研究可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扩大研究样本，纳入更多不同类型的高校；二是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式研究方法，如对师生进行问卷调查，然后根据问卷结果进行结构化深度访谈，最后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进行跟踪研究，从而更深入地了解培养效果并进行动态评估。

参考文献：

- [1] 孙有中, Bennett J. 走向跨文化教育: 孙有中教授和 Janet Bennett 博士学术对话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7(2): 1-8;146.
- [2] Deardorff D K.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s a student outcom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06, 10(3): 241-266.
- [3] Byram M. Teaching and assess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7.
- [4] 陈国明, 安然. 跨文化传播学关键术语解读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 [5] 陈国明. “跨文化传播”术语和学科的生成发展 [J]. *学术研究*, 2010(11): 141-148;160.
- [6] Martin J N, Nakayama T K, Carbaugh D.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applied linguistics[C]//Jackson J.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2: 17-36.
- [7] Council of Europe. Historical over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EFR [EB/OL]. (2025-07-10)[2025-07-28]. <https://www.coe.int/en/web/common-european-framework-reference-languages/history>.
- [8] Chen S, Le T T. Teaching of culture in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an integrated model[M].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 [9] Woodin J.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y in the United Kingdom [M] // Kim Y Y.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2017.
- [10] Informa UK Limited.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ims & scope[EB/OL]. (2025-12-10)[2026-03-21]. <https://www.tandfonline.com/journals/rmli20>.
- [11] Informa UK Limited.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ims & scope[EB/OL]. (2025-12-10)[2026-03-21]. <https://www.tandfonline.com/journal/s/rjic20>.
- [12] Informa UK Limited.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aims & scope[EB/OL]. (2025-12-10)[2026-03-21]. <https://www.tandfonline.com/journals/rmmm20>.
- [13] Informa UK Limited. Language, culture and curri-

- culum: aims & scope[EB/OL]. (2025-12-10)[2026-03-21]. <https://www.tandfonline.com/journals/rfcc20>.
- [14] Icr Publications Ltd.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EB/OL]. [2026-03-21]. <https://immi.se/index.php/intercultural>.
- [15] Elsevier B V.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EB/OL]. (2025-12-10) [2026-03-21]. <https://shop.elsevier.com/journals/international-journal-of-intercultural-relations/0147-1767>.
- [16] 池舒文, 林大津. 论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历史分期及其特点 [J]. 中国外语, 2014, 11(3): 78-84.
- [17] 戴晓东. 跨文化能力研究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8.
- [18] 张红玲, 孙有中. 跨文化交际学助推外语新文科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J]. 外语界, 2024(4): 2-9.
- [19]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MA [EB/OL]. (2024-10-14)[2025-03-10]. <http://www.ucl.ac.uk/prospective-students/graduate/taught-degrees/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ma>.
- [20] Durham University.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education[EB/OL]. (2023-10-03) [2025-06-10]. <https://www.durham.ac.uk/study/courses/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and-education-x3k807/>.
- [21] Moray House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Sport.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MSc) [EB/OL]. (2025-03-07)[2025-06-10]. <https://education-sport.ed.ac.uk/study/postgraduate-taught-degrees/language-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
- [22]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MA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EB/OL]. [2025-06-10]. <https://www.manchester.ac.uk/study/masters/courses/list/08815/ma-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overview/#course-profile>.
- [23] University of Warwick.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for business & professions (MSc)[EB/OL]. (2024-05-20)[2025-06-10]. <https://warwick.ac.uk/study/postgraduate/courses/msc-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business>.
- [24]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Postgraduate programme specifications[EB/OL]. (2025-06-18)[2025-06-20]. <https://www.sheffield.ac.uk/calendar/progspec/pgcourses#i>.
- [25] Durham University. Tübingen virtual intercultural program[EB/OL]. (2023-11-22)[2025-06-10]. <https://www.durham.ac.uk/global-durham/global-opportunities/go-other-options/virtual-exchanges-global-citizenship/tuebingen-intercultural-program/>.
- [26] 孙有中. 外语教育与跨文化能力培养 [J]. 中国外语, 2016, 13(3): 扉页; 17-22.
- [27] 外国文学文化研究院. 比较文化研究博士点介绍 [EB/OL]. (2018-06-22)[2025-07-20]. <https://cflc.gdufs.edu.cn/info/1077/1066.htm>.
- [28] 爱德华·W. 萨义德. 东方学 [M]. 王宇根,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 [29] Crozet C, Liddicoat A J, Lo Bianco J. Introduction: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from language policy to language education[M]//LO BIANCO J, LIDDICOAT A J, CROZET C. Striving for the third place: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through language education. Melbourne: Language Australia, 1999: 1-20.
- [30] 兰州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兰州大学跨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传播微专业 2024 招生简章 [EB/OL]. (2024-07-05)[2025-07-19]. https://sice.lzu.edu.cn/hdapp/bas/col_detail.php?id=983.
- [31] 刘丹. 跨文化商务交际沉浸式虚拟仿真实验 [EB/OL]. (2023-10-12)[2025-07-20]. <https://www.ilab-x.com/details/page?id=10198>.

(责编: 朱渭波)